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图 第二十四回 巧機關湖塘遇美 馬皇親螟蛉繼後

且說方治忠的文書到了嘉興，魏爺閱視，見內中批駁了花瓊命案，重審確實。一面速查馬孝侯之妻，乃是太子丈母。二件事情速即查明。嘉興府道：「即查訪郡太現在尼庵中住的，」便備了衣服使女，帶同屬官，一齊到庵中迎接，街坊上喧鬧紛紛，都稱贊馬家如今做了皇親。哪知郡太不肯到京，願要在此安閒自祝各官只得另尋高大房屋，送了四名丫環，四個小使，晨昏服侍。然後行文稟知刑部，那魏爺見了刑部批駁花瓊命案，心中歡喜。與江氏夫人說知：「如今孩兒有了救星，免做刀下之鬼。」江氏道：「據相公這等說，孩兒性命無妨。那刑部文書卻是怎麼樣說？」

魏爺道：「他批駁花瓊命案，內中有冤抑不明事情，另再行確審，明白回覆。想起來我孩便有些解救，不致刀下一厄。」

江氏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自不必言。再說魏烈那一天在書房靜坐無聊，獨自往街坊上面閒步遊玩。從郡太后門經過，正行之間，不期被一隻犬向腿上一口咬了就走。即時血流滿腳，疼痛難忍。魏烈大怒，指罵誰家之狗，如此可惡。卻值郡太使女在門首，看見是自家之狗，咬了魏二爺，連忙稟知郡太。郡太即請魏烈入內少坐。著小使延醫看視，又去稟知魏老爺。魏老爺聞知，連忙討轎子來接回衙，郡太挽留不肯與他回去，在書房養息。命小使好生服侍，魏烈只得住下。

過了五六日，傷痕已愈，辭別郡太。正要回衙，那郡太看見魏烈人才出眾，心下慮道：「我看魏公子青年秀士，老身膝下無子息，日後何人承接馬家宗祀？若得魏公子過繼螟蛉，老身之幸也。只是此事不好出言，如今公子又要回去，我不免假意相送，到衙門與魏奶奶說知其事，若得應允，豈不美哉？」

主意定了，即吩咐安童備轎，魏公子騎馬在後，竟往衙門而來。魏老聞知，迴避在書房。江氏更換衣服，出來迎接。挽手同行，到如德堂見禮。坐定茶罷，江氏稱謝道：「妾身何德，敢蒙郡太這等抬舉看待小兒？」

郡太說：「此是我家惡犬傷了令郎，老身於心不安。蒙老爺不究，老身特來謝罪。」

江氏道：「郡太言重了，怎當得起？」

郡太又問說：「不知奶奶今年貴庚？幾位令郎？」

江氏一時觸動心事，流下淚來。郡太忙問道：「奶奶何故掉了淚來？」

江氏應道：「妾身年近四旬，膝下二子，長子十九，去年不幸一場大病，夭折而亡。目下單存此子，所以傷心。」

郡太道：「我看令郎舉止端莊成器。日後定有高官顯爵之榮；但是奶奶說的話，與令郎不相符，未知何故？我前日偶問令郎，他說現今有一親兄，不在衙門，在家讀書。奶奶為什麼又說大令郎上年身故？到要請問個實情。」

江氏假意應說：「只因他兄弟二人，一向莫逆，相愛甚篤。同行同坐不離，所以得病身亡，不敢說明，恐孩兒憂惱。只得瞞說回家。」

那郡太滿懷猜疑，又不好再言。一時著呆，愁容滿面。江氏看見，問說：「郡太有何心事，頓生愁容？」

郡太把來意說明。江氏心裡暗想：「今朝湊巧，難得貴人到此，看中我兒，要為螟蛉；況且他是個皇親，後來富貴榮華，如在掌中。」

主意已定，便笑說：「既蒙郡太這般見愛，敢不從命。只恐小兒沒福消受。」

說話之間，酒席完備，二人入席言談酒罷，江氏又與魏老爺說知其事。老爺大喜，極口稱使得。只是必須選一吉日方好。江氏即將魏老爺應允之言，要待選擇吉日之事，與郡太說明。郡太歡喜，辭別回府。到了吉日，文武官員聞知，俱來兩邊送禮稱賀。魏老爺備酒款待，郡太亦設筵相待。

廳堂之上，鼓樂喧天，這邊魏老爺辭別。魏烈就在馬家居祝這一日魏烈進內，看見郡太手中拈三炷香，對著幅小小丹青虔誠禮拜道：「恩人柳樹春，我夫主有難在監，蒙你贈銀相救，得免無事，此恩不敢有忘，奈無可為報，所以描就你形圖一幅，小女在家，每日朝夕禮拜，以准答恩一般。哪曉得恩人如今遭此大難，無人可救。但願蒼天庇佑，神力扶持，若得恩人出得囹圄，我心方安。」

說罷而泣。魏烈在旁聽得明白，走近前扶起：「母親不要辛苦了，未知母親拜的是什麼圖像？」

郡太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也不瞞你。去年有一個無賴之徒，叫做張三大，將你繼父平空扳了窩賊，誣陷牢中。只須花銀五十兩，便保得無事。那時為娘的一貧如洗，無處措借。只得將你妹子抵賣銀子五十兩。多蒙這恩人柳樹春，見贈銀子五十兩，就將此銀為繼父雪了大冤。你妹子無恩可報，只得描了恩人圖像，朝夕焚香禮拜。今朝恩人犯下斬罪，監在牢中，不得脫網。為娘的搭救無門，只得虔誠願蒼天見憐神力保佑。」

魏烈聞言，便將胞兄代監之事細說一遍。郡太道：「你胞兄代監，也須設計擺佈才好。」

魏烈道：「如今此案，幸虧部文批駁，從寬減等，不怕刀下之厄了。」

郡太道：「這也是你妹子擺佈的來意。柳樹春日下身雖無事，為娘的也要往錢塘走一遭。」

魏烈道：「母親年已老邁，倘有事故，孩兒自應代母親之勞。」

郡太即選下一吉日，叫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備下白銀五十兩，送還柳樹春。還有幾色物禮送與柳樹春。言談不用為娘教你，若到錢塘就回，不要耽擱日子，免得放心不下。」

魏烈答應曉得，又到衙門辭別魏老爺並江氏母親。然後下船，往錢塘而進。不一日到了錢塘，來至柳府。那日柳太太正在中堂閒坐，忽見門上報說嘉興馬相公要見。柳太太想道：「我哪裡有姓馬的親眷？看那帖上，乃是馬烈名字。既然到此，當請見。」

家人聽說，開了大門，請魏烈入內。柳太太定睛一看，見他一表非俗，溫柔可愛。魏烈上前見禮，柳太太亦回禮相答，分賓主坐下。魏烈連忙袖內取出銀子，雙手捧上與柳太太說道：「晚生奉母之命，帶得白銀五十兩，此是舍妹賣身之時，多蒙令郎相贈，銘刻不忘。故此打發晚生到府，一來拜謝，二來送還銀兩。另些少薄物，聊表寸心。望太太垂納。」

柳太太方才明白，又問道：「若說馬孝侯家，老身已曾到過，昭容女子實在賢惠，所以上天不負孝心人；多蒙郡太特遣賢郎前來賜惠，但是老身在馬府之時，郡太說膝下無子，單有一女，豈知還有賢郎？」

魏烈便把過繼情由說了一遍。柳太太說道：「如此，就是魏二爺了！因虧令兄代了我兒在監，真個是大恩之人。」

魏烈問說：「太太，晚生奉繼母之命，前來拜謝。未知樹兄哪裡去了？」

柳太太道：「我家小兒出監，尚未回裡。」

就將遇拐之由，說了一遍。一面吩咐備酒款待魏二爺，留宿東書房。過了二日，二爺告別回家。柳太太慇懃留住不放道：「難得公子幾時到此，再在寒舍玩耍幾日回去未遲。」

魏烈見太太執意相留，只得住下。一日魏烈來至昭慶寺前，見一個小小門戶，站立一個夫人。年紀約有三十幾歲光景，背後一個女子，年略十八九，卻有幾分姿色。魏烈信步而行，偶然見了後面這女子，俏眼一睜縮了進去。魏烈一見，不覺神魂蕩搖，為其所奪。惆悵回家，想道：「不知誰家宅眷，何等人家，眼角轉情，到有些留戀之意？惹得我偷香情動，意馬難拴！待我明日再去一朝，倘然遇見，於中取事便了。」

一夜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。到了次日，用過早飯，自己一路行來。到昭慶寺向前一看，只見柴門閉著，一時頓呆立在門首。忽聽見門聲一響，卻是那中年婦人開門，一見魏烈在那裡立著，即笑臉道：「問相公何來？」

魏烈趁機應道：「小生行路來的，不知府上可容小生略坐片時麼？」

婦人應道：「但是無有男子在家陪伴，獨恐外觀不雅。」

魏烈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在門首坐一坐便了。」

裡面那個女子叫說：「嫂嫂，哥哥還未回家，日日俱是夜深來家，這位相公是行路來的，應該請他少坐一刻何妨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如此說相公里邊來坐麼。」

魏烈欣然入內，婦人把門閉上，同入內堂，施禮坐下。婦人笑問，說：「未知相公尊姓大名？住居何處？」

魏烈道：「小生姓魏名烈湖廣人氏。動問娘子府上尊姓？」

婦人答應：「夫君姓蕭名士高，在店舖之中做伙計。每夜至三更時候方才回家。」

魏烈又問說：「那位小娘子是誰？」

婦人道：「那位乃是奴家的姑子。」

二人正在言談，只見裡面那女子出來，魏烈笑臉作揖道：「姑娘可曉得我今朝到你家為何事故？」

那女子賣嬌道：「這是相公自來的，哪裡曉得什麼事故？」

魏烈道：「小生昨日出門遊玩，偶然見你秋波送情，使我心神如癡，所以今日特地前來！多蒙款留，小生見你花容玉貌，令人可愛，欲求姐姐一事，不知姐姐肯允麼？」